



略談對蝶紋

謝明良

中國古籍當中有不少關於蝴蝶的記事。除了唐代李淳風《占怪書》將蝴蝶入人宅舍帳幕做爲得子之兆等吉祥的象徵之外，蝴蝶同時又有輕薄的意涵，如《北史》所載魏收其人輕薄尤甚，被稱爲「魏收驚蛺蝶」；我們今日也戲稱某種場合常見的長袖善舞、穿梭於眾賓客之間的人是「花蝴蝶」。《嶺南異物志》甚至記載南海有重達八十斤的蝴蝶，「噉之極肥美」；李時珍《本草綱目》則又說蝶陰乾磨成粉末，可以治小兒脫肛。但是，蝴蝶最爲神奇，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它由卵變成蛹，形成蛹而後再變成蝶的全變態過程，也因此蝶也成了再生、復甦的象徵，考古所見死者以金或玉質的蠶陪葬入墓也是取其破繭而出、蛻變再生之意。當然，蝶也常成爲亡魂的化身，比如說宋人周密《癸辛雜識》記載的亡者

楊昊，因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

其實，清雍正年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之〈博物彙編·禽蟲典·蝶部〉還收錄許多這類包括莊周夢爲蝴蝶以及圍繞於蝴蝶主題的藝文創作。其中，梁代簡文帝「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宋代黃庭堅「蝴蝶雙飛得意」，詠蝴蝶成雙，寓意同心，是文藝創作的浪漫題材，以至於《山堂肆考》指名道姓地說：「俗傳大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另一方面，傳世的不少工藝美術品或近年考古發掘遺物，也經常以蝶做爲器物的裝飾母題，並出現多種形式的雙蝶構圖，而呈頭部相向展翅造型的所謂對蝶紋，無疑是蝶紋裝飾當中突出的一例，值得予以介紹。

一、宋瓷所見對蝶紋

就布局安排而言，宋代陶瓷對蝶紋有雙蝶、三蝶和四蝶等多種形式。四蝶類型又分二式，一式如陳萬里自越窯上林湖窯址採集的標本，於盤內心飾寶相華紋，寶相華四邊各伸展出一株花蔓，花蔓之間置四隻揚翅的側面像蝴蝶（圖一—1）（《越器圖錄》中華書局，上海，一九三七）。另一式可以河南新密法海寺塔地宮出土的帶北宋咸平元年（九九八）紀年的著名三彩舍利匣為例（《文物》一九七二—一〇），其於匣蓋蓋形蓋面四個對角處各飾一隻頭部朝內，尾部向外的蝴蝶，整體畫面有如兩兩相對的兩組對蝶（圖二—2）（《唐三彩展》，東京，二〇〇四）；一九七〇年代江西省新淦縣界阜公社南宋墓出土的吉州窯奔鹿紋罐蓋面上的鐵繪蝶紋也屬同一類型（圖一—2）

（《文物》一九八二—一二）。不同的只是前者對蝶安排於蓋頂四方邊的對角，後者則是在圓形畫面四等分中，各繪一隻頭朝蓋內心的蝴蝶。這種由四隻蝶所構成的兩組對蝶之布局方式，是繼承唐代以來的裝飾意念，如西安唐墓出土的亞字形銅鏡鏡背即裝飾著頭向外、尾朝鏡鈕的四隻兩對蝶紋（圖一—3）（《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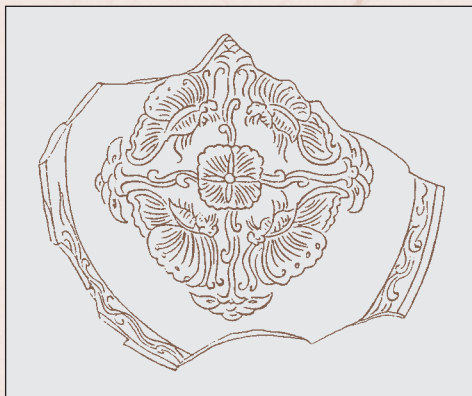
圖一-2 南宋吉州窯鐵繪蓋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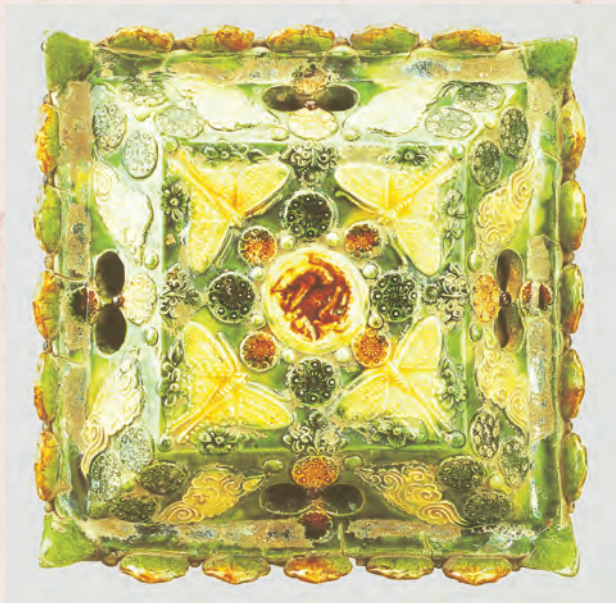
圖一-3 西安唐墓出土銅鏡鏡背（拓片）



圖一-4 北京遼代韓佚夫婦墓（九九七—一〇一一年）出土越窯青瓷



圖一-1 浙江上林湖窯址出土北宋越窯青瓷



圖二-2 北宋咸平元年（九九八年）三彩舍利匣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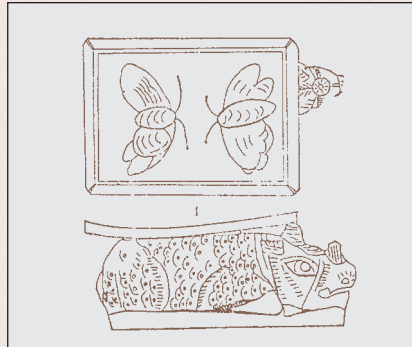


圖二-1 北宋咸平元年（九九八年）三彩舍利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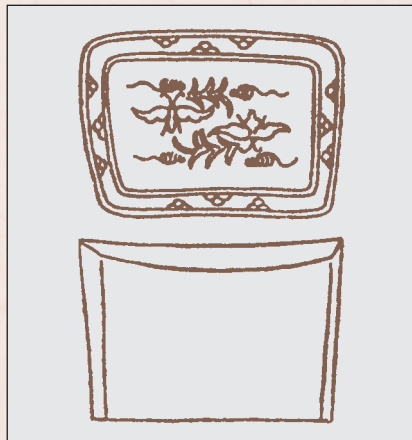
相對於三蝶和四蝶，由雙蝶構成的對蝶紋才是宋瓷對蝶紋裝飾的主流，也是本文所擬介紹的重點。此一類型的對蝶紋同樣可上溯唐代，如江蘇揚州教育學院出土的三彩異獸枕，枕面即飾對蝶（圖三—1）（《考古》一九九〇—四）。其次，陝西法門寺地宮發現的名為「鑲金雙蜂團花紋鏤空銀香囊」的利用與現代陀螺儀原理相同、可使香囊內孟永保水平狀態的著名作品，其連接囊蓋和囊身的折頁上下以蝴蝶為形，形成對蝶造型（圖三—2）（《文物》一九八〇—一〇）。就目前的資料看來，蝶形折頁於唐代已經頗為流行，如河北邢台大和五年（八三一）鑲金銅折頁即呈蝶形，表面鏤刻翎紋（圖五—5）（《考古》二〇〇四—五）。不過，呈頭部相向對蝶造型似乎是入宋之後才獲得普及並趨於定型，其中又以河北靜志寺塔塔基出土的帶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紀年墨書的定窯六花口盤（圖四—1）（《文物》一九七二—八），以及近年公布的浙江古銀錠湖窯址發現的陰刻「太平戊寅」（即北宋太平興國三年，西元九七八年）的越窯青瓷最具代表性（圖四—2）（《上林湖越窯》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如前所述，這一類型的對蝶紋可上溯唐代，陝西省耀州窯窯址五代北宋初標本亦見對蝶紋飾（圖四—3）（《五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河北曲陽澗磁村五代墓出土白瓷枕枕面也飾有頭尾相向對錯開來並夾雜花卉的另一形式的對蝶紋（圖三—3）（《考古》一九六五—一〇）。看

來，過去馮先銘所主張並為當今不少人所繼承，認為靜志寺塔基太平興國二年款定窯對蝶紋花口盤的對蝶刻紋乃是受到南方越器影響之觀點（《文物》一九七三—七以及《定窯》，上海人民藝術出版社，一九八三），恐怕是有修正的必要。這是因為無論是定窯、越窯還是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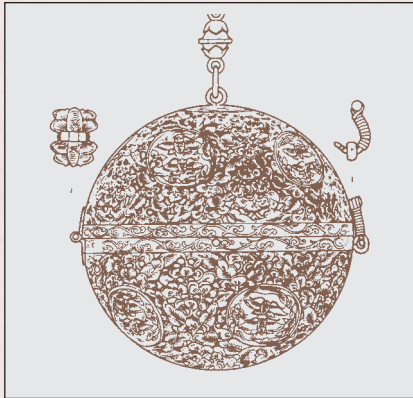
州窯上的對蝶紋之構思，均來自唐代工藝品上的同類圖紋，而且有較大可能是做自唐代金銀器上的刻劃花裝飾母題。
宋代陶瓷所見對蝶紋有趨於定型的強烈傾向，雖然於越窯上林湖、寺龍口等地窯址標本，偶可見到展翅的側面像對蝶紋（圖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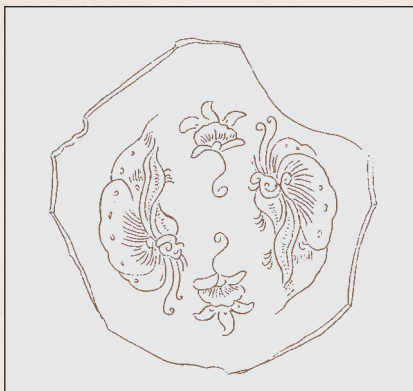
圖三-1 江蘇揚州出土唐代三彩獸枕



圖三-3 河北曲陽五代墓出土白瓷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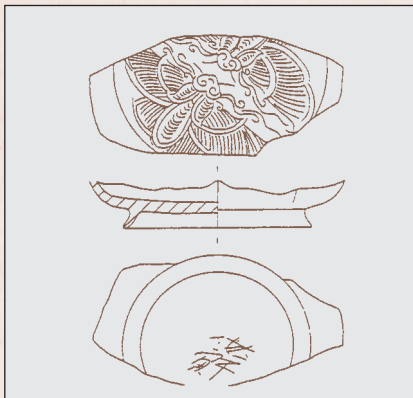
圖三-2 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銀香囊



圖三-4 浙江寺龍口越窯址北宋青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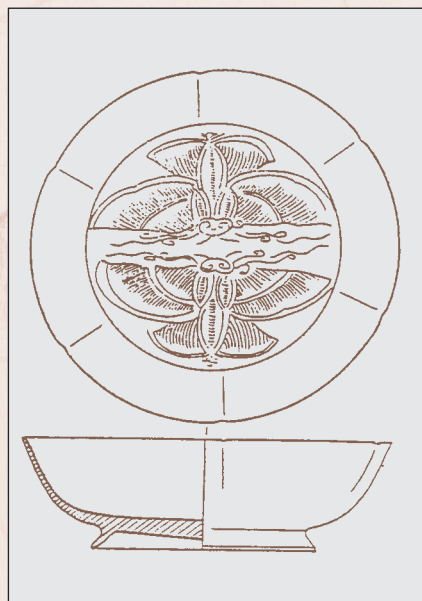
圖四-1 河北靜志寺塔基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年）墨書定窯白瓷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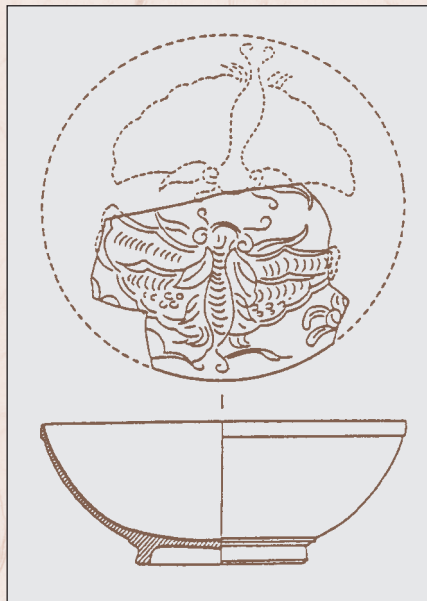
圖四-2 浙江古銀錠湖窯址「太平戊寅」（九七八年）銘青瓷

《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二），然而絕大多數對蝶紋是千篇一律地採取兩頭相向、平展雙翅的構圖形式，並且多以陰刻線的技法將此一形式的對蝶紋裝飾在碗、盤等圓形器的內底。不過，少數四方盤亦可見到對蝶裝飾，後者方盤本身多以陶模押印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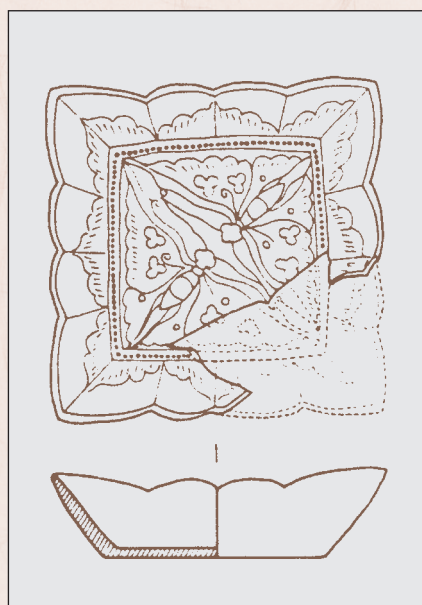
由於對蝶紋係陰刻於陶模之上，因此盤內對蝶紋飾屬陽紋印花。這類裝飾對蝶的印花方盤以往見於湖南長沙墓葬（《湖南陶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八）以及遼寧朝陽北塔天宮發現的白瓷（圖五-1）（《文物》一九九二-一七）。後者是從對角線將盤內底區分成兩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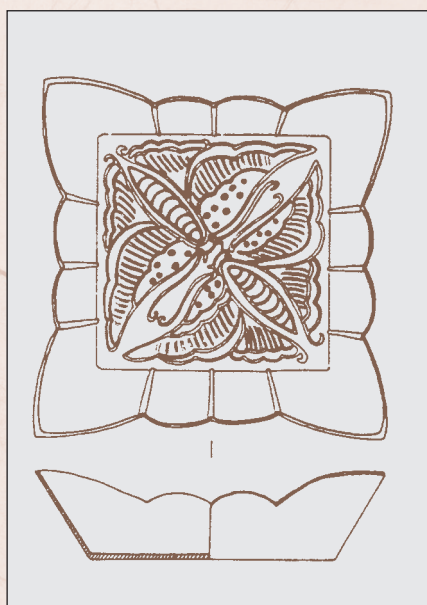
圖四-4 內蒙古遼陳國公主及駙馬墓
（一〇一八年）出土越窯青瓷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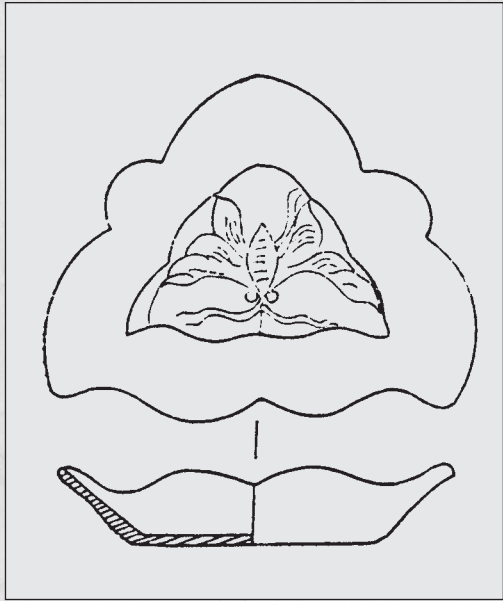
圖四-3 陝西耀州窯青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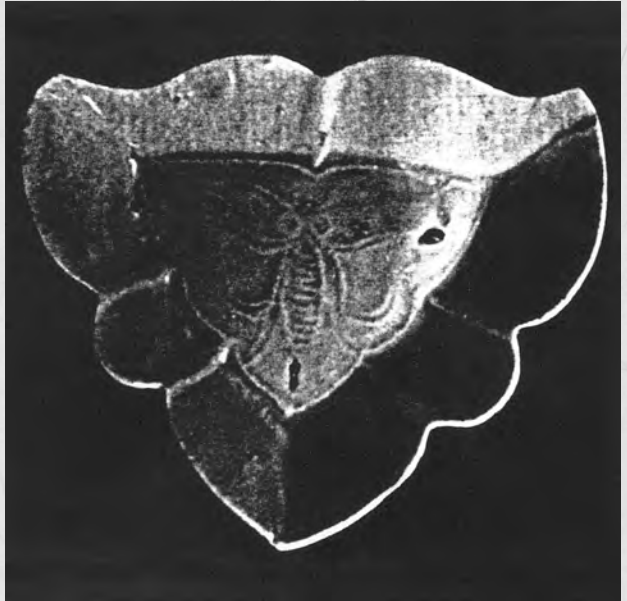
圖五-2 遼寧朝陽北塔地宮出土白瓷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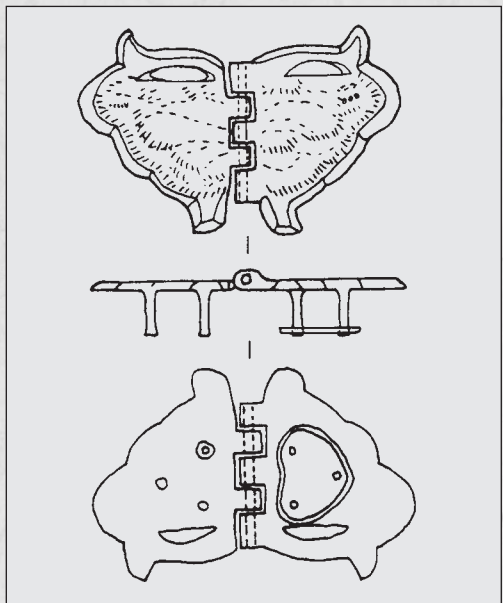
圖五-1 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出土白瓷盤



圖五-4 湖南長沙五代墓出土白瓷盤



圖五-3 瑞典C. Kempe藏白瓷蝶形盤



圖五-5 河北唐大和五年（八三一）墓出土鎳金銅折頁

三角形區塊，再分別置入頭部相向的蝴蝶。依據伴出的石匣物帳可知，朝陽北塔重修於遼代重熙年間（一〇三二—一〇五五年），其中寺塔地宮出土一件看來像是蜻蜓的蝶紋白瓷方盤（圖五-2），但寺塔天宮則出土了六件花紋、形制一致的白瓷對蝶紋方盤。無獨有偶，據說河北靜志寺的定窯對蝶紋白瓷盤（圖四-1），也是六件一群發現於寺塔地宮（《文物春秋》二〇〇三—五），可惜靜志寺塔只見簡報，詳情不得而知。無論如何，我們從前引法海寺舍利匣的對蝶裝飾，不難窺知蝶紋與佛教的因緣。除了天台宗大師智顛（五三八—五九七年）撰《摩訶止觀》等佛籍曾提及莊周蝴蝶之夢，做為林邑八樂之一的舞樂「迦陵頻」的答舞即是蝴蝶，也就是以蝴蝶和居於極樂淨土

的妙音鳥迦陵頻配對演出的所謂「蝶鳥」（吉田光邦，〈呪性の蝶〉，一九八四）；而約完成於十世紀初的「胡蝶」舞樂，至十世紀後半已是日本京城內外各大寺院法會時，不可或缺的與迦陵頻成組的佛前「供養舞」（佐藤道子〈供養會と舞樂「迦陵頻」〉，《古代文化》二〇〇〇—一一）。傳說是日本年代最早的紀年蒔繪，製作於延喜十九年（九一九年）的「迦陵頻伽蒔繪漆冊子箱」日本漆盒，乃是醍醐天皇下賜之收納由空海自唐朝所攜回日本的密教典籍「三十帖冊子」（圖六），盒蓋表面左右各置迦陵頻伽鳥，上下則以一對頭部相向的蝴蝶做為裝飾的主題（栗田美紀由，〈寶相華迦陵頻伽蒔繪冊子箱の文様について〉《美術史》一五五冊，二〇〇三）。

另一方面，就器物造型和蝶紋的布局方式而言，我們可以輕易地發覺朝陽北塔方盤的俯視造型，在視覺上其實和法海寺舍利匣蓋有相



圖六 迦陵頻伽和蝶紋日本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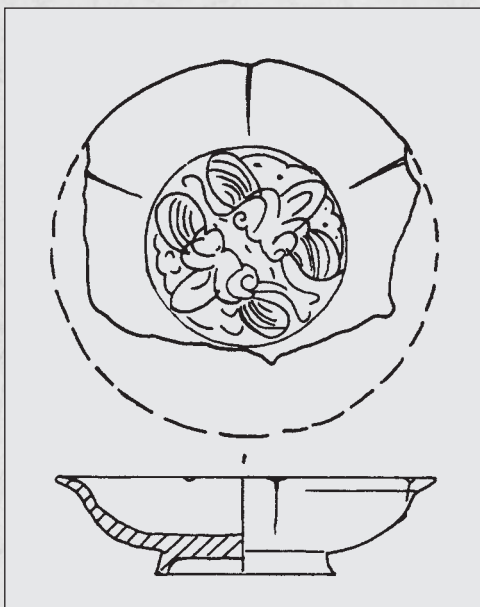
圖七 王建永陵出土蝶形銀盒

近之處（圖二—2），而若將舍利匣蓋蓋頂對角一對蝶紋放大，同時又省去另一對角的對蝶紋，則其構圖就和朝陽北塔白瓷方盤對蝶布局安排基本一致。如果讀者還有興趣的話，不妨可再將朝陽北塔方盤由與蝶頭部平行的對角線剖開，使方盤一分爲二，此時就成了外形酷似蝴蝶並於內底裝飾單一蝶紋的三角形盤。瑞典C. Kempe就收藏有器物外觀有如蝴蝶造型且於內底裝飾蝶紋的三角花口形盤（圖五—3）（《Tang Pottery and Porcelain》Faber & Faber, 1981, London），類似的蝶形白瓷蝶紋盤於湖南長沙五代墓亦曾出土（圖五—4）（《文物》一九八四—一）。由於這類印紋方盤胎釉精良、做工精緻，於北方遼墓或湖南長沙均常出土，因此出現了定窯、遼窯或長沙某窯等幾種產地推論，至今未有定論。將器物外觀設計成蝶形，並以蝶紋等紋飾做爲裝飾的其他材質的作品也屢可見，四川成都五代王建永陵就出土了飾鴛鴦寶相華紋的所謂蝶形銀盒（圖七）（《世界美術大全集》五，一九九八）。

二、對蝶紋和孟家蟬

在處理宋瓷對蝶紋，特別是面對遺存數量最多的越窯青瓷對蝶紋時，恐怕是誰都必須面對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前引越窯古銀錠湖區出土的外底陰刻「太平戊寅」（即北宋太平興國三年，西元九七八年）的對蝶紋（圖四—2），和內蒙古遼開泰七年（一〇一八）陳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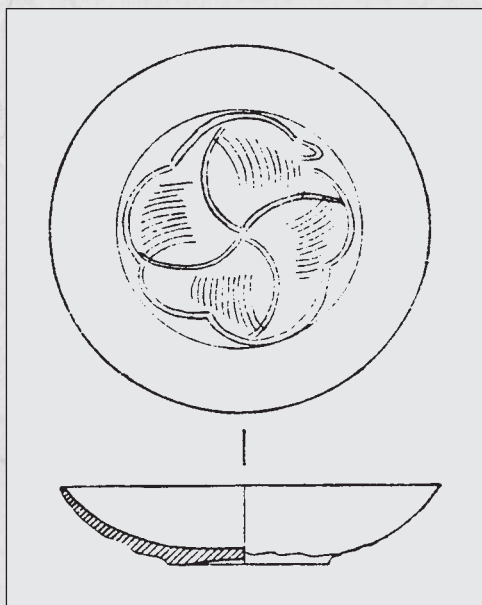
主暨駙馬墓出土的越窯對蝶紋（圖四—4），兩者之間紋樣並無明顯的不同。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只有兩種可能，其一是陳國公主墓的越窯青瓷是一度傳世而後才入壙陪葬的古物，再則是越窯青瓷的這類劃花對蝶紋幾乎一成不變地延續了約四十年。由於目前仍缺乏足夠的紀年資料得以從樣式變遷的角度進行考察，並釐定出此一樣式圖紋的年代上下限，因此，陶瓷史界對此一議題多避而不談。我雖無具體的解決方案，但總覺得與其將之束之高閣，倒不如試著觀察年代稍晚的相關資料，算是做爲今後有幸得以接近議題核心時的前置作業。這也就是說，我們或許可以先觀察對蝶紋由寫實到抽象的過程，進而伺機逆向上溯寫實型對蝶紋的可能相對年代。假設「太平戊寅」銘盤所見規整的對蝶紋爲宋瓷同類紋飾的祖型之一，那麼浙



圖八-1 浙江臨海許市窯址出土青瓷盤

江臨海許市窯窯址標本所見對蝶紋（圖八—1）（《東方博物》二，一九九八）已有簡化趨勢。若再參照臺灣私人藏品中的更趨簡化，但仍可隱約辨識出對蝶紋圖紋的宋代青白瓷碟（圖九），那麼我們就有理由判定福建南平店口南宋早期墓所見發掘報告書所稱的裝飾「雲氣紋」的青白瓷盤（圖八—2）（《考古》一九九二—五），其實就是對蝶紋的抽象簡化了的圖紋。

相對於陶瓷器上對蝶紋可能存在的由繁至簡的變遷過程，做為器物配件或獨立飾品的金屬對蝶，則始終呈現寫實的面貌。如四川德陽宋代窖藏（圖一〇—1）（《文物》一九六一—一一）或福建福州市南宋黃昇墓（《福州南宋黃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出土的銀質對蝶就纖毫畢露，頗為寫實。後者黃昇墓銀蝶出土於漆奩內，應屬於婦人穿戴的配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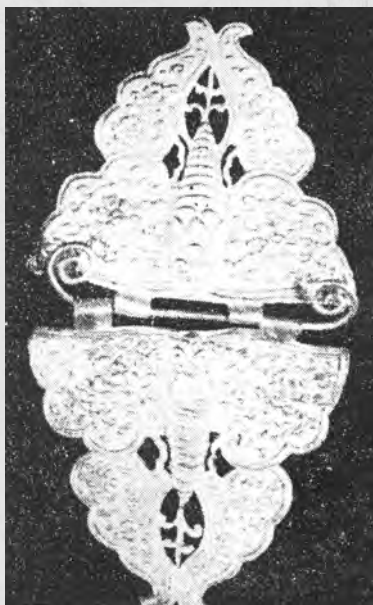
圖八-2 福建南平南宋墓出土青白瓷盤



圖九 青白瓷對蝶紋碟

（圖一〇—2）。唐代段公路《北戶錄》載：「嶺表有鶴子草，蔓上春生雙蟲，食葉：老則蛻化為蝶，赤黃色，女子佩之，令人媚悅，號為媚蝶」，是唐代女子已有配戴雙蝶。其次，

我們也應留意黃昇墓銀蝶的造型其實和蜂或者蟬不易區別，特別是頭部比例較大，眼部突出的體態特點與蟬有類似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熊克《中興小記》曾援引當朝朱勝非《聞居錄》所記載北宋哲宗紹聖年間（一〇九四—一〇九七年）：「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顧吉辰等點校，《中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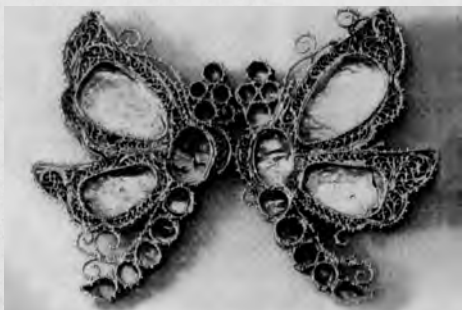
圖一〇-1 四川德陽宋代窖藏出土銀對蝶



圖一〇-2 福建福州黃昇墓出土銀對蝶

記》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從而可知，宋人是將本文所謂的對蝶紋稱之為「孟家蟬」。另外，從南宋姜夔（約一一五五—一二二二年）《觀燈》：「遊人總戴孟家蟬，爭託星毬萬眼圓」（《白石道人詩集》），可以推測前引宋代窖藏或宋墓出土的銀對蝶，可能就是當時流行的配飾，也就是所謂的「孟家蟬」。雖然，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傳說由孟氏匠人所創作的對蝶「新樣」，似乎不見得有多新穎，因為對蝶的布局構思至少可上溯唐代。

宋代以後，對蝶意匠依然是許多手工藝製品採用的題材。其中，山西靈丘縣曲回寺遺址出土的元代金對蝶，以金箔襯底，全身以掐絲盤結各種花紋，並鑲飾松石，展開後呈相向對蝶（圖一一）（《文物世界》二〇〇四—四），有如書畫冊頁將畫心居中對折，成為左右開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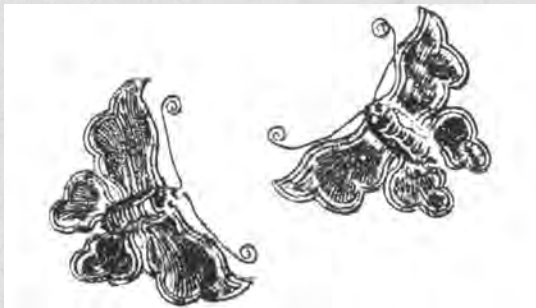
圖一一 山西靈丘縣出土元代金對蝶



圖一二-2 明神宗萬曆定陵出土對蝶金扣



圖一二-1 南京鄧府山明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年）福清公主墓出土對蝶釦具



圖一二-4 南京明初宋晟墓出土金蝶



圖一二-3 南京洪武年間吳忠墓出土金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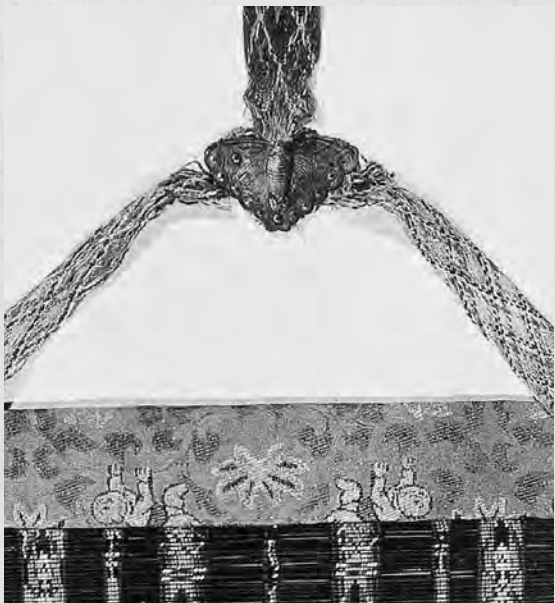


圖一三-2 「君房製墨」銘墨箱底款



圖一三-2 雙蝶紋螺鈿墨箱

的所謂「蝴蝶裝」。南京鄧府山明代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福清公主墓出土的報告書所謂「蜂形金釦」（圖二二一）（《南方文物》二〇〇〇—二）、四川劍閣明萬曆年間兵部尚書趙炳然妻墓出土的金蝴蝶「衣釦花」（《文物》一九八二—二）可說是歷久不衰，明墓常見的飾品，另從明神宗萬曆定陵亦出土此類對蝶金釦（圖二二二），可知是包括帝王在內富裕人家喜愛的飾件（《定陵》，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其次，南京太平門外明洪武年間靖海侯吳忠墓（圖二二三）（《考古》一九八三—六）或南京中華門外明初西寧侯宋晟墓也都出土了成對的金蝴蝶（圖二二四）（《考古》一九六二—九）。從吳忠墓一對金蝴蝶是置於後室死



圖一四 日本平安時期經帙所見蝶形釦

者頭部，可知是明代富貴人家的頭飾。不僅如此，就連書齋文房具也常以對蝶為裝飾的主題，現藏日本德川美術館的明末程君房墨箱即為一例（圖一三一、二）（《文房具》德川美術館藏品抄四，一九八八）。

三、日本工藝品所見對蝶紋

相對於蝶，日本古籍以蛾的記載較多，如《日本書記》所載持統天皇六年（六九二）有「越前國司獻白蛾」，視白蛾為吉祥的徵兆。著名的抒發日本人心情的歌謠《萬葉集》也不見詠蝶歌篇，反倒是漢詩集《懷風藻》出現了詠蝶詩。因此，日方學者多傾向認為，日本列島有關蝶的詩詞歌賦，可能都是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至於日本工藝品上對蝶紋的基本構思同樣也可於中國找到源頭。不過，日本從模倣而創新，其工藝品上所見令人眼花撩亂、賞心悅目，構圖形式極為豐富的對蝶紋飾，則又是中國所望塵莫及（圖一九、二二）。

日本早期工藝品上的蝶紋構圖或蝶本身的造型表現都頗具唐風，如京都高雄神護寺傳世的平安時期（七九四—一九二二）「金地一切經經帙」的金屬蝶形釦即是一例（圖一四）。而鎌倉時代（一一八五—一三三三年）「春日廚子」之做為廚扇開合鉸具的對蝶意匠（圖一五），也讓人聯想到前述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鏤孔銀香囊的對蝶折頁（圖三一、二）。時至今日，臺灣五金業者仍將裝置於門扇的折頁稱為「蝴蝶」或「后扣」。京都冷然院出土的九



圖一五 日本鎌倉時期蝶形折頁



世紀日本國產綠釉蝶紋碗（圖一六）（《日本陶磁繪卷》愛知縣陶磁資料館等，一九八八），碗內壁陰刻四隻蝶，可能也是做自唐代的金銀器或陶瓷器（圖一七）。日本的對蝶紋形式極為豐富，並有多種組合，本能寺藏室町時期（二三三八—一五七三年）銅鏡鏡背三組六方



圖一七 唐代長沙窯蝶紋杯



圖一六 日本平安時期綠釉蝶紋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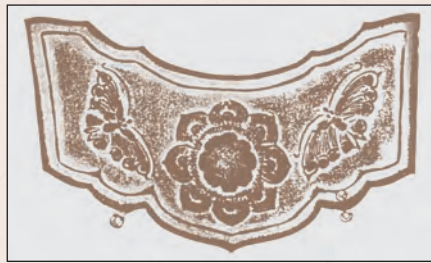
圖一九-1 剪紙漏花對蝶紋



圖一九-2 霞地對蝶紋



圖一八-1 日本室町時期銅鏡鏡背拓片



圖一八-2 日本平安時期銅鏡拓片

形開光對蝶紋是與龜、鶴等吉祥動物共同組成一個畫面（圖一八-1），而平安時期佛寺用銅磬所見對蝶之中夾飾寶相蓮花之構思（圖一八-2），和前述明初福清公主墓的金釘花（圖二-1-1），可說是異曲同工。

以四葉紋、菊花紋或各種變形花卉為中



圖二〇 江戸時期蝴蝶紋漆馬鎧



圖一九-3 菊花三蝶紋



圖一九-4 花菱對蝶紋

心，周邊飾雙蝶、三蝶或四蝶等對蝶紋飾可說是日本匠人擅長的布局手法，也是日本織物常見的裝飾題材（圖一九），其雖然可於中國找到類似的裝飾源頭，但整體仍呈現出強烈的和風，如江戶時期（一六〇三—一八六七年）漆馬鎧上蝶紋（圖二〇）雖也可能讓人聯想及程



圖二二 清初蝶紋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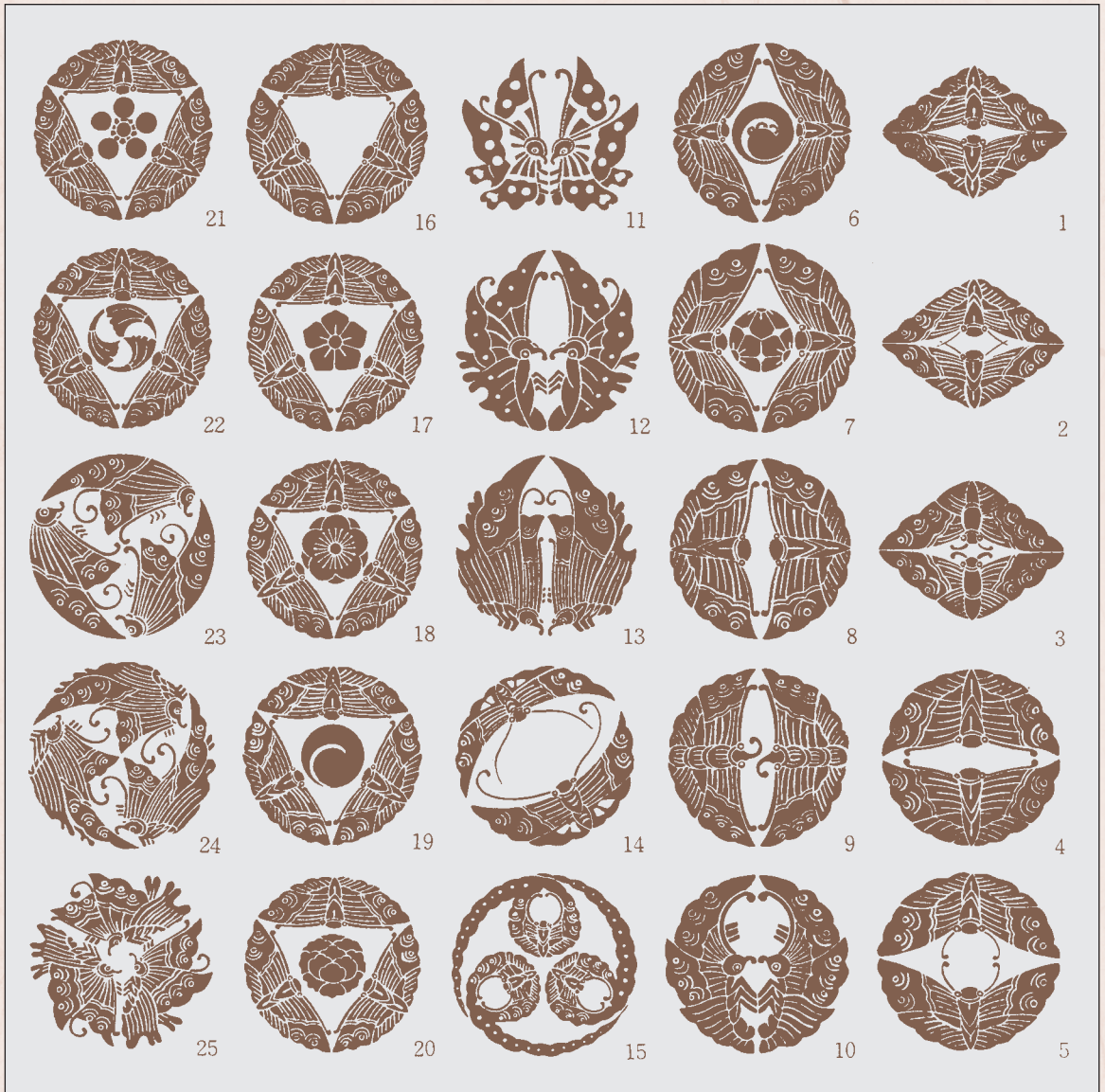
圖二一 江戶時期鍋島燒蝶紋盤

君房墨箱上的對蝶紋（圖一三），然而蝶的造型表現及賦彩技法則又和中國迥然不同，佐賀鍋島藩窯的青花五彩蝶紋盤也可視為和樣蝶紋的一例（圖二二）。後者和逸翁美術館藏清初五彩蝶紋盤（圖二二）相互輝映，形成有趣的對比。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日本將蝶紋裝飾於戰爭用的武器上，也因此有人認為前述武士馬鐙上的蝶紋或者又有靈魂再生、復活的巫術功能（河原正彥，〈蝶の文様——和樣意匠の成立と展開〉，一九八四）。事實上，《類從本伊勢圖系》也記載平貞盛因討伐天慶（九三八—九四七年）之亂有功，朝廷遂賜他不動明王鎧甲，鎧甲上有「對蝶」紋，此後對蝶即成了平氏的家徽，即所謂的「平家蝶紋」。儘管也有學者質疑家徽的觀念是否確可上溯天慶年間，但可確定的是晚迄江戶時期的大名、旗本以蝶做為家徽的已達三百家之譜，其中約有三十家自稱是平家後人（河原正彥，一九八四）。

四、後記

以上，本文約略地介紹了日本和中國部份工藝品所見對蝶紋。這類兩蝶相向的圖紋，在中國宋代一度被稱為「孟家蟬」，而日本《伊勢圖系》則以「對蝶」稱呼之。雖然日本古籍如《日本書記》持統天皇條或《古事記》仁德天皇條均只見蛾，而未見蝶的記載，但是古人對於蛾、蝶恐怕並未刻意地區分。明人李時珍雖然提到：「蝶美於鬚，蛾美於眉」，以鬚眉來區別蛾和蝶，但就今日的認識而言，蛾和蝶的習性縱有不同，即蛾活動於夜間，休止時兩翅如屋頂般水平開敞，蝶則是晝飛，揚翅停佇，然而兩者均屬鱗翅目。在造型上除了可以觸角略做區別，即蛾觸角多呈線形、羽毛形、魚骨形；蝶觸角多呈端部略圓的火柴棒狀，但是若以世界為範圍則未必全然可以此劃分（白水隆等，《標準原色圖鑑全集·蝶·蛾》保育社）。就工藝品中所見對蝶紋而言，當然無法區別蝶或蛾這種人為的劃分，不過若結合文獻的記載，以上所介紹的中日兩國工藝品諸例，絕大多數應該都屬蝴蝶。最後，我應說明的是，日本工藝品的蝶紋諸例及有關蝶或蛾的文獻記載，主要只是參考引用自《日本の文様》七·蝶（京都：光琳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五版）。不過，日本與中國類似例的比較和判斷，則是本文自己的看法。





1 向イ蝶菱 2 ヒケ違イ建部蝶 3 建部蝶 4 上下向イ蝶 5 替り上下向蝶 6 向イ蝶一ツ丁字巴 7 向蝶三割桔梗 8 向イ蝶 9 北条向蝶 10 向イ替り上羽ノ蝶 11 池田向イ蝶 12 日向ノ向イ替り蝶 13 向イ上羽蝶 14 筋向イ飛蝶 15 三ッ蝶巴 16 三ッ蝶 17 三蝶吉梗 18 三蝶八重向梅 19 三蝶一巴 20 三蝶落牡丹 21 三蝶加賀梅鉢 22 三蝶三追銀杏 23 三割上羽蝶 24 三追上羽蝶 25 頭合三上羽蝶